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四

嘉興曾

建安蔡

嘗編次

夢弼會箋

廣德元年癸卯春在梓之綿之閭復歸梓所作

數陪章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艷

曲二首以贈章 或依李梓州并是蓋後有陪留後也

上客回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 效者以扇自障而歌謂之

歌扇晉中書令王珣好捉白團扇其侍人謝方歌之因以為名南齊丘巨源詠七寶畫團扇詩清昉迎嬌態隱映含歌人何遜草草

河畔草詩歌 野曠舞衣前玉袖凌風並 梁簡文詩內人詩風吹玉袖千百

金盞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艷陽天 天或依年甫言佳入自商

其美色偷眼瞻視春光以爭相勝之意翹照學劉公幹體詩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集召瑤臺裏飛舞兩盃前茲辰自為美言

艷陽年艷陽桃李 節敗繁不成妍

白日移歌袖青宵近笛床翠眉繁度曲 前漢武帝白度曲臣

瓚曰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度曲未終雲起當飛古詩度曲翠眉低 雲鬢儼分行 行片郎切列也

古今樂錄賣曲歌花釵芙蓉髮髻儼如浮雲 立馬千山暮廻舟一水春 述異記香水在

井州香山其水香潔浴之去病吳故宮有香水漢俗云西施浴處又呼為脂粉塘 使君自有婦 李梓

江有女樂故用羅敷詞以戲之崔豹古今注邯鄲有美女姓秦名羅敷為邑人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

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歌曰日出東南隅照見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言名羅敷羅

敷善蚕作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網挂枝為籠鉤頭上凌墮鬢耳中明月珠綠荷為下裾紫綺為上標蘭者見羅敷下擔採鬢髮少

年見羅敷脫巾着幘頭耕者忘其耕鋤者忘其鋤歸來相喜笑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此誰家姝秦

氏有美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未滿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戴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

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以識夫婿白馬從驪駒素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間鞞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



十朝大六二二十侍中郎四十專城車馬入紫白哲無舞
頗有影瀕盈盈公府少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十皆與天婿殊
野鴛鴦古今注鴛鴦水鳥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二思而死故謂之匹鳥也莫學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春台遠含

風春一作山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謂吐蕃猶盛也猶殘數行

淚忍對百花叢

陪章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

登惠義寺地志惠義寺長平山郡縣北章梓州御同錢嘉州崔都督有日前驅入寶地祖帳飄金繩

春日無人境虚空不住天無人境不住天皆言惠義寺也釋書有不住相常住相不住者

暮身何得言衰老而無所得也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印所以

送何侍御歸朝王彥輔云章梓州送舟送上行章或作李

舟楫諸侯餞言章梓州作之江之祖筵也車輿使者歸使者行旆謂

也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垂霜鬢天隅把

綉衣前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綉衣持斧督課郡國故人從此去去一作遠寥落寸心違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

柳影含雲暮江波近酒壺異方驚馬會向然宴惜征途

沙遠低風蝶天晴喜浴鳥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

歸鴈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高正北飛

二十四卷二

短歌行送邛州錄事一作送邛州錄事歸合州因寄蘇

使君蘇使君甫故人也為合州刺史邛州錄事將歸合州故甫作是詩以送之兼寄蘇使君也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動何

寂寥動君有長才不貧賤孔子曰後生可畏錄事以少

為寂寥無聞然有才如陳平不教終貧賤也陳平傳張負曰人固有好美如平而長貧賤也君今起梅春

江流進船木也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為達書賢府主

為于偽切指言合州蘇使君也江花未盡會江樓

東義寺園送辛負外新添

朱櫻此日垂朱實永徽圖經櫻桃洛中者勝深紅色曰朱櫻明黃色曰蠟櫻郭外誰

家負郭田負何也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又送新添

雙峰寂寂對春臺萬竹青照客盃一作送細草留

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

馬今朝未擬迴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邊樹裏共誰來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

後漢志廣漢有涪涪江在今射洪縣

追饒同舟日傷春一水間春一作心飄零為客久衰老

羨君還花雜重重樹一作遠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

少更憶鬢毛斑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涪城梓州縣名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合風翠壁孤

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鳥飛

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題玄武禪師屋壁

今梓州中江縣即古玄武縣也

何年顧虎頭

名畫記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无錫人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絕妙曾於瓦

官寺北殿畫維摩詰畫光昭月餘或曰顧愷之嘗為虎頭將軍或曰愷之癡絕因號虎頭餘見許拾遺詩注滿壁畫

瀛洲瀛州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海錫飛常近鶴

圖經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請於梁武帝帝以二人俱有靈通而不敢決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

居之道人去其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驚從峯半誌公之錫遂卓於

山麓道人憚然以前言不可食乃各於所識之處杯渡不驚

葉室為今之三祖寺靈仙觀即其故地也餘見前鷓鴣

高僧傳朱靈期使高麗還值風飄至一洲見一寺有石人靈期竭誠懺悔乃為真人因以鉢與杯度度得鉢直入雲還接

得之去我不見此鉢乃四十年矣又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名姓常乘木杯渡河因以為名焉不修細行不甚精持飲酒食肉與俗

人不殊常寄宿一家有金像求之不得乃竊去主人追之之孟津浮木杯渡河輕疾如飛事又見傳燈錄列子黃帝篇海上之

好溫鳥者每從似得廬山路東晉釋惠遠廬山記山在潯陽之南南嶺宮亭湖北對小江山有

匡俗先生者出於殷周之際真隨惠遠遊昔陶淵明與廬山隱道潛居其下因名廬山

杜甫因觀畫壁之趣似得廬山之路真可以尋惠遠大師也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江都王元軌之子太宗猶子也

畫記江都王元軌之子太宗猶子也將軍得名二十載名畫記曹霸即曹霸

未敢定其品格將軍得名二十載名畫記曹霸即曹霸人間又見真乘

之後髦畫稱魏世霸在開元已得名天寶黃其狀今因曹將軍之畫乃獲見其形之真也

曾貌先帝曹霸即曹霸照夜白曹霸即曹霸

於沉香亭明皇雜錄上所乘馬有五萃駿照夜白龍池十日

命圖寫之又曰陳義馮紹正曹霸鄭度皆善繪畫

十四卷四

飛霹靂

玄宗嘗有馬名照夜白命曹將軍畫其形以為圖十日

龍馳在南內內府設紅馬腦盤

內府馬腦盤以賜之也婕

好傳詔才人索

婕即葉切好才人索女名天子遣婕好傳詔令曹將軍畫馬而才

綺相近飛

釋名綺煥也細澤有光貴戚權門得筆跡

始覺屏障生光輝

或得其筆迹以為屏障甚為榮也昔

日太宗拳毛騮

在昭陵後青驢太宗平竇建德時乘六駿石像今

出充時乘特勤驃平突金剛時乘顯露索平東都時乘拳毛騮平

劉黑闥時乘有石真谷自披箭外掌中九箭也白蹄烏平薛仁果

時乘各有寶拳三騮黃曰日精按近時郭家師子花

蘇鶻識者久歎嗟此皆駢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

言曹將軍圖此拳毛騮師子花之二馬識者歎其神妙然此馬

一可以藏萬維畫之縞素之上而有可開拓沙磧之能度也其

餘七足亦殊絕迫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

間緜音秋美不也莊子馬蹄若編馬蹄可馬官廝養森成列

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昔漢武帝有九

字道林嘗養馬曰借問苦心愛者誰借資後有韋諷前

支遁以支遁之養馬韋諷之藏憶昔巡幸新豐宮三輔

太上皇后樂入關思慕鄉里高祖從豐沛屠兒酌酒煮餅商人立

為新豐後漢志京兆涇長安新豐有驪山社頤曰古驪戎國豈昭

曰戎來居此山故號驪戎唐書志新豐翠華拂天來向東子天

有宮在驪山下咸亨二年始名溫泉宮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

圖筋骨同

玄宗常以每年十月巡幸驪山新宮王毛仲以既馬

三萬分為數隊每隊皆一色相間錦綉与此圖無以

異自從獻玉朝河宗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

子披圖視典觀春山之寶王所謂朝河宗者河宗朝而獻寶也無

復射蛟江水中前漢志元封五年武帝自尋陽浮江親射蛟

祿山乘隙而叛自是不復講明巡幸之禮也甫意謂自從河君

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長安志明皇泰陵在蒲城東北三

五陵至睿宗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虎踞之勢復近先塋謂侍

臣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暨昇遐羣臣遵先旨葬焉在同州奉先縣

東北二十里今華州蒲龍媒去盡鳥呼風玄宗已葬於金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國步謂君之幸錯動止安危兵

黃禾衰息萬方哀嗷嗷一作尚玄宗所行既失其道遂

十載供軍食自廣德二年逆數至天庶官

務割剝不暇憂反側十年之間安不得休割剝愈甚下民皆

誅求何多門謂斂取非賢者貴為德晉作賢俊愧為

識操持紀綱地職林紀綱亦喜見朱絲首鮑照白頭吟

當今豪奪吏當今晉作因循管子凡輕重散斂以時自此

無顏色羣生持守紀綱如琴絃之直俾豪必若救瘡痍瘡

先應去蝨賊蝨莫交切蝨賊害苗喻害民之吏也詩

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

政慰我深相憶甫欲韋公去除貧吏以存救恤庶幾民安反

望于樹立

佳政故地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中軍待上客

中軍謂主將也時章勳權東川節度使故去中軍上客指崔都督也左傳卻縠將中軍春申君傳上

客皆躡

今肅事有恒

恒胡登切常也又也言章勳持軍令嚴今待崔都督之禮少而有常也

驅入寶地

謂惠義寺以七寶為地詩伯兮伯也執及為玉前驢司馬相如傳縣令負弩矢前驅祖帳飄

金繩

祖謂錢行也疏廣傳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頭師古口祖考送行之祭同饗飲焉昔黃帝之子顓孫祖好遠遊而死於

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又風俗通按禮傳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逮莫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祖也法華經

國名離垢垢瑠璃為地有八交道黃金為繩

南陌既留歡

謂先會飲於城南也

登

茲山即東義寺謂復饒別干此寺也

清聞樹杪磬

遠謁雲端僧回策

匪新岸

崖染作岸策謂杖也新岸謂即新修路以俗章留後車馬也

所攀仍舊藤

甫既

塵閃軌躅

言居山間蹤跡山間非若塵市應接頻劇也

畢景遺火炎蒸

謂夏

此寺以避暑氣也鮑明遠詩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

永願坐長夏

將衰棲大乘

衰老之年欲棲心於大乘也釋氏有大乘有小乘如來謂之大乘教羅漢謂之小乘教法華經決定諸大乘又佛自住大乘

羈

羈

旅惜宴會

謂惜別也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

莊子勞我

生幾何魏文帝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離恨兼相仍

樓拂子

樓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

語林諸葛亮持白羽扇指

揮三有足除蒼蠅

一作青按唐書明皇以李林甫代張九齡相九齡既不用因依白羽扇以白見

其志云繼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白羽為物可以驅蠅蚊為世所用九齡自喻也樓拂其質薄陋雖不堪代白羽猶足以驅除

蒼蠅時林甫以瑣陋之材而代九齡其笑焚金錯刀

錯鏤其文或謂之刀布後世用錢代之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

金錯刀李善注引續漢書六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

云詔賜應奉金錯把刀續漢書班固與弟超書云寶郎中遺仲叔金錯半垂刀一枚前漢食貨志新室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一

刀直五千此焚燬金錯刀乃指佩刀也按集有對雪詩云金錯囊
徒繫乃謂錢刀以金錯之也有虎牙行詩云金錯旌竿病雲直謂
以金錯鑲旗竿也蓋古人以黃金為器皆謂之金錯擢擢朱絲繩
朱絲繩乃中琴瑟之
繩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眄稱眄彌珍邪視也金錯刀朱

之好顏色以為玩物百皆以顧眄也吾老抱疾病家貧臥爇蒸吐
利用而係乎人之顧眄也

膚倦撲滅運子答切字當作膏也莊子天賴爾甘服

膺中庸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奉季服膺而弗失之矣物微世競弃義在誰肯徵

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絨膝搜拂為物雖微有義理在蓋

徵信其義而競弃之甫傷清秋發置不用不敢怠於緘藏異其他
時之復用然搜拂微有功於人猶護惜之况白刃其可奪於秋氣
一奔而不復顧藉乎所以傷九
齡之見棄而疾林甫之獲用也

陪草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絕域長夏晚甫時避亂寓于梓州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棧

指三秦因宴南樓而望長安鼓角滿天東天東指兩河言中

關山高谷深陰晦常雨故名漏天原兵火也爾一作屢食將軍第甫因叙食

騎御史駉甫因叙騎章章之馬故以彛比桓典也桓典拜侍仍

駉馬御史按集有冬狩行云使君五馬一馬駉是也本無丹竈術江文通別賦華陰上

而猶望道已寂而未傳守用竈而不顧鍊金鼎而士服食還仙術既妙那免白頭翁

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野雲低渡水簷雨細隨

風出號江城黑夜傳號令此節題詩蠟燭紅言夜宴明

也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途則不擬學之按魏氏春秋

阮籍率意獨駕不由路徑
車轍所第輒勵哭而反

臺上得京字

改席臺能迫謂自南樓移留門月復光雲霄遺暑

濕臺高矣如在雲霄之山谷進風涼老去一杯足晉張翰曰

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誰憐屢舞長詩賓之初筵何須把官

燭謝承後漢書巴祇為揚州刺史與客坐閣下不然官燭似惱

鬢毛又白

對雨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指言梓州也

巴矣按集公於梓州九日寄嚴大夫詩無路出巴山是也恐濕漢旌旗時回紇恃功欲入

關中復遭汗辱也雪嶺防秋急雪嶺在松維州之外即西山

故急繩橋戰勝遲蜀地志繩橋在天彭岷江湍急不可西

戎生冒禮未敢背恩私唐吐蕃傳吐蕃本西羌屬散處河

曰普號君長贊普正觀文成公主王景龍金城公主皆下嫁其國贊普曰我與唐舅甥之國爾雅釋親妻之父為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唐制贊普奉表言甥今南望其感甥舅之禮而勿替焉

警急

時高公適領西川節度使才名舊楚將適先除淮南節度妙略擁兵機以美適之

玉壘維傳檄玉壘山名說文檄二尺書也傳松州會解圍

松州在西山正指吐蕃考之唐書適代崔光遠為西川節度廣德元年吐蕃取龍右適率六出南鄙欲牽制其力既無功十二月遂

亡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按和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永

公詩乃作於未亡之前也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西戎本

元年吐蕃方和親繼而及叛餘見前注

王命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漢與巴相聯蓋血埋諸將

甲

謂殺戮之多也

骨斷使臣鞍

謂行役之勞也使臣指李之芳崔倫也按唐書及通載肅宗凡八年吐蕃

使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詐姑務紓患乃詔郭子儀蕭華裴遵慶等與盟寶應元年冠秦成渭明年使李之芳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又取蘭河鄯州又破邠州牢落新燒棧

昔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今之閣道是也

蒼茫舊築壇

時雍王昭為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而禦奉天之寇

委之子儀則舊築壇扣郭令公也昔漢王齊戒設壇場拜韓信為大將軍

深懷喻蜀意

意或作道昔司馬相

如有喻慟哭望王官

時段子璋反於東川高適與崔光遠追戰斬之光遠不戢兵遂大掠至有斷士

女腕取金者故蜀公老怨之以望王官之至此

征夫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

民苦於征城

市不聞歌漂梗無安地

梗古杏切木名甫自言也旅寓之人如梗之漂蕩無所止耳

街

枚有荷戈

荷胡我切負也周官有荷枚氏漢紀章邯夜衝枚擊項梁顏師古曰衝枚者止言語譁囂欲令敵人不知

其來也枚狀如著橫街之

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倦夜

竹涼侵卧内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下有

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

師曠禽經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集又曰

凡鳥朝鳴曰朝夜鳴曰夜林鳥以朝朝水鳥以夜夜今林棲之鳥多朝鳴水宿之鳥多夜叫故此詩題曰倦夜而有是句也按龍龕手鏡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

對明月以白照徂清夜於洞房

悲秋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為客

情愁歸高鳥過

古詩望雲

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

何由見兩京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

天白骨新交戰雲臺舊舊拓邊言新戰之兵方橫白骨將帥必有意於拓邊而功未

立其在雲臺畫像議功者則是舊拓邊之功也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查同

此言遣使和吐蕃未還未知息兵之期所以用張騫乘槎為喻也

按漢書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即無乘槎之說張華博物志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查來不失期多資糧乘之到天

河未嘗指言張騫宗標作荆楚歲時記乃引博物志漢武今張騫窮河源乘查而去子按宗標既引博物志而博物志不言

張騫則宗標之訛可知矣今子美之詩亦承襲之訛歟

幽薊餘蛇豕蛇豕作封餘蛇豕於幽薊謂今歲廣德元年正月

長蛇吞象乾坤尚虎狼謂盜賊充斥也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

望傳音冠蓋相望慎忽吞青海戒之以無事西羌也無勞問越

裳戒元以無事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書武成乃復武修文歸馬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言史朝義滅道路亦不阻絕矣故舟車入而貢賦均焉此指言

長安特用洛陽為天地之中而貢賦均焉為諭也按禮天官惟王建國注周公營巴於土中使居洛邑治天下謂之地中天地之所

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日聞紅粟腐前僕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寒

待翠華言賜子之厚寶翠華之春和氣莫取金湯固謂無待我池有如金湯之固也

長令宇宙新當洗滌妖氛而不過行儉德

盜賊本王臣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彫由來強幹地光武紀下恭

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佐取法於雷強幹弱所以為治也

均傳均族子意為尚書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主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上疏諫曰春秋

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未

有不臣朝受鉞親賢往受鉞者授之以節而使之受所以為元帥也親賢謂同姓也寶應元

年代宗既即位五月以雍王适
甲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

為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
休非是 豈獨聽簫韶蓋勸朝廷非特任元帥而已終以封爵

聽簫韶之樂 宴樂而已乎

胡滅人還亂胡一作盜廣德元年正月史朝義自縊死矣 兵

殘將自疑謂如僕固懷恩以疑而沮也 登壇名絕假昔漢王以

將軍乃登壇而拜之今言名絕假則真拜之非特假 報主爾何

遲報主一 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 不樂外郡故公有無

色有詞 願聞哀痛詔 西域傳漢武棄輪臺 端拱問瘡痍

送元二適江左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甫時避亂江

海送君情謂元適江左也 晉室丹陽尹東晉江左以丹陽為重任

比公孫白帝城 謂元將往丹陽則舟行去經白帝城而下也

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謂元嘗應孫

章梓州水亭

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符

觀道士席謙亦甚第一品按集有存 沒口號曰席謙不見近彈碁是也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芟荷吏人橋外少秋水席邊

多近屬淮王至漢中王瑀開元皇帝猶子汝陽王 高門劍

子過蒯居例切以席謙比蒯子尊昔梓州之能致異人也後漢

去 荆州愛山簡以山簡臨池取醉處晉書簡字季倫俊節鎮

襄陽唯酒是耽習氏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

醉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寶少尹

得涼字

秋日野亭十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

所作作音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別

離讀去声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尹青史無

勞數趙張數所具切計也前漢趙張敬嘗為京兆尹

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王室比多難此至切近也荆公作高官皆武臣時方

賞功故武臣在高位幽燕通使者時安史之乱平岳牧用詞人美

使君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晉書

為刺史有佩刀相者曰以二公公可服度乃贈別駕王行蓋

出風塵時方有吐番之乱路戰伐乾坤破言土地瘡

瘼府庫貧言軍用眾寮官潔白萬役但平均四句誠

可謂贈人以言矣霄漢瞻佳士指路使君其為太守自泥塗在此

身用自秋天正搖落月令季秋之迴首大江濱

自梓暫往閬

九日

去年登高鄴縣北鄴七猶切鄴縣梓州傍鄴之縣今日

重在涪江濱涪音浮寰字記涪江在射紅縣西二百苦遭

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

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自廣德元年

年九月天寶腸斷驪山清路塵驪山在臨潼縣即明皇之華清

薄暮

江水最深地最深舊作長流此指山雲薄暮時寒花

隱亂草

花當春盛寒花已非其時用自比衰年也

宿鳥擇深枝

鳥之志在奮飛而乃擇枝而宿

甫自比其無飛騰之志也

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

因感時而思長安之故鄉也

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絲

白一作自

薄遊

浙浙風生砌

謝惠運詩浙浙振條風

團團月隱墻

班婕妤詩團團似明月

遙空秋鴈過

遙舊作蕭

半嶺暮雲長病葉多先墜

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眼

眼或作月

今夕復清光

客夜

客睡何曾著

著張略切

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

入一作捲

高枕送江聲

甫此二句正夜中睡不著之時回思計拙途窮也

計拙無衣食

途窮仗友生

詩伐木維有兄弟不如友生

老妻書數紙應悉去歸情

客亭

秋窻猶曙色木落更天風

天一作高

日出寒山外江流宿

霧中聖朝無弃物老病已成翁

成一作衰

多少殘生事

飄流似轉蓬

閬州東樓筵

閬郎右切

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

得昏字

曾城有高樓

淮南子曾城九重

制古丹雘存

書梓材既動樸斲惟其塗丹雘注謂塗以漆丹以朱也

迢迢百餘尺豁達開四門雖有車馬客

一作曾

而無人世喧

此樓乃是送客之所雖有車馬往來而去晚市稍遠故无喧譁也陶潛詩結廬在人境而无車馬喧

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

謂離別之際添蒼无顏色也

天寒鳥獸伏

伏一作休謂天寒鳥獸尚得休伏而人行役故傷已之不若

霜露在草根

謂時屬万物歸根也前漢五行志候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際

今我

送舅氏

詩渭陽我送舅氏

萬感集清罇

謝靈運詩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

豈伊

山川間迴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奔臨

風欲痛哭聲出已復吞

當萬物歸根之時而舅氏未能室

無感懷也豈惟傷其山川間隔仍痛賊之多舅氏奉王命不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

世說顧愷之字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去千巖競秀

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霧蔚

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良會不

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

謂窮愁而瘦也羣盜尚如

毛

謂羣寇尚多也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

范曄傳頃賈曰范叔寒如此哉乃取一綈

袍以沙頭暮黃鵠失侶亦哀號

亦一作自言人別而哀矣黃鵠失侶亦然也高唐賦

雌雄相失哀鳴相號

放船

送客蒼溪縣

唐志蒼溪屬閬州

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

故作泛船迴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

舟行湍移景

物如畫巖雖速而不言速也左太冲蜀都賦家有橘柚之園

江流大自在坐穩興悠哉

夜

絕岸風威動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江鳥夜深

飛獨坐親雄劍哀歌嘆短衣

窳威歌曰南山祭白石爛短褐單衣適至巔

煙塵繞閭闔

謂吐蕃陷京師也禮樂志游閭闔注天門也

白首壯心違

送李卿暉

王子思歸日

王子指李暉乃唐之宗室也

長安已亂兵

時有吐蕃之亂也霑

衣問行在

請代宗車駕幸陝也

走馬向承明

承明殿名也

暮景巴蜀

僻

謂晚秋離蜀也

春風江漢清

謂明春至長安也

晉山雖自弃

昔王子

隱于緱山是日晉山宣室志唐故尚書李公鈞鎮北門時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不食粟膏餌栢葉而北門從事嚴綬敬事之或云地理志閬州晉安縣下注本晉城魏闕尚舍情時李暉聞京師為祿山所陷宗入蜀今歸魏闕故甫作此詩以送之子心遊魏闕之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四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五

嘉興魯 峇 編次

建安蔡 夢弼 會箋

廣德元年自梓暫往閬

發閬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喻盜賊也溪行盡日無村塢時盜賊縱橫政役煩

重而民不安居也江風蕭蕭雲拂地戰國策風蕭蕭兮易水寒山木慘慘天

欲雨女病妻憂歸意急時欲歸吳楚也秋花錦石誰復數誰

作能數所具切計也此言歸梓州也秋花錦石可玩之物以歸計急速不暇數之矣別家三月一得書

公以九月自梓往閬至十月而復歸梓涉二月也避地何時免愁苦論語賢者避地

光祿坂行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甫將之吳楚也西望千山萬山赤萬山一作萬水謂反

也樹枝有鳥亂鳴時鳴一作棲暝色無人獨歸客鳥晚棲枝尚亂

鳴而求其類歸客獨往曾鳥之不若乎謝靈運詩林壑歛暝色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

怕長弓射射食亦切白日賊多安得更似開元中中一作年鄭榮

傳信記開元初上屬精理道天下大治道路即今多擁隔崔

寧傳寶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路不通

冬狩行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

東川章彝大閱東川甫以此詩諷其多殺仍勉其攘夷狄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東川梓州路也節度校獵亦

似觀成功古者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校獵謂獵有所獲校其多寡以賞功也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田獵以

寓武之意故去觀成功也顏師古漢書音義又曰夜發猛士三

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記天子不合圍湯用三面網示不盡殺今章彛以諸侯而合圍不

台古制步驟同謂兵卒練習也禽獸已斃十七八斃此切殺聲落日迴

蒼穹謂蒼天以仁為主而為之變其色蓋傷殺氣之盛也西京賦疆禽斃獸爛若積礫白日未及移晷已彌其十七八

幕前生致九青兕爾雅釋獸兕似牛郭璞注一角青色重千斤駝駝當危

垂玄熊駝他閣切駝徒何切駝有肉鞍行百里負千斤當危落後切五毀切駝危高貌幕前謂幕帳前以熊駝

也負載東西南北百里間揚雄校獵賦東西南北聘者奔欲批

鬚髯蹴踏寒山空也南都賦排捷陷局蹴踏咸陽有

鳥名鸚鵡鸚鵡能言鳥也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

鼎俎左氏傳臧僖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胡為見羈

虞羅中傳曰骨華齒毛不登鼎俎不足為器用者不獵鸚鵡

之用今亦見繫虞羅不幾於盡殺乎隋魏彥深鷹鷂何虞者之多端運橫羅以羈束春蒐冬狩侯得同

侯王荆公作狹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天子之事也而諸侯

使之君五馬一馬使君五馬指章彛之為太守一馬驄謂其

隋開皇元年坐車緩珮國容袴褶五馬珂具匣容然則五馬軍禮也按禮

異容坐車緩珮國容袴褶五馬珂具匣容然則五馬軍禮也按禮

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駟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

有右駟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

行春衛宏輿服志諸侯四馬附以一馬蓋天子有六馬而諸侯則

五馬故也如古陌上羅敷行使君自南來五馬立踟躕是也况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

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老翁甫自謂也十年厭見旌

旗紅時廣德二年也考此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迴轡

擒西戎謂吐蕃也草中狐兔盡何益張衡羽獵賦馬蹏天

子不在咸陽宮廣德二年八月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

咸陽宮也甫有厭亂之意今觀章使君士卒大閱整肅若此何不

回轡擒捕吐蕃迎天子還咸陽宮以立大功宗社之幸胡為多殺

狐兔果何益哉朝廷雖無幽王禍史記周本紀申侯與戎犬殺幽王驪山下得不哀痛

塵再蒙且朝廷出幸雖不至如幽王為犬戎攻于驪山然玄宗塵而幸陝暴露于外此亦臣子之所宜痛心也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嗚呼得不哀

痛塵再蒙時代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媒孽大臣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應召者故甫感傲之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魏武乃曹公操也名畫記霸魏曹髦之後魏武乃曹公操之子幼而好學善書畫初

籍為庶人也左氏傳昭公三十二年三后之姓於今為庶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

猶尚存猶一作皆王作今昔漢祚衰微曹操割據河北吳孫權

學書初學衛夫人晉李夫人名衛善書

但恨無過王右軍無晉作未王羲之字逸少善書

丹青不知老將至霸李書於李夫人字法不減羲

富貴於我如浮雲富貴於我如浮雲

開元之中嘗引見見音承恩數上

南薰殿觀中畫李靖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太宗為序凌煙功臣少顏色謂畫像久而顏色

將軍下筆開生面謂曹將軍重為

良相頭上進賢冠後漢志進賢冠古繼猛將腰間大

羽箭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制以旌武功褒公鄂公毛髮動褒公段志

英姿颯爽猶酣戰猶一作來觀其圖若有當日酣戰氣

先帝天馬五花驄天或作御先帝謂明皇也明皇雜

畫工如山真不同真莫角切真人

是日牽來赤墀下劉孝標辨命論迴立閭闔生長風類狀也下同

作復閭闔者詔謂將軍拂綃素意匠慘澹經營中陸

天子之門也文賦意司契而為匠古樂府詩繡幕圍香風耳節朱絲桐不知理何事幾立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

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謂曹將軍之畫玉花盡得其真

也榻上庭前屹相向屹魚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

太僕皆惆悵圍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駕皆嘆畫之精也牙子

韓幹早入室韓幹大梁人善寫人物尤攻鞍馬玄宗好大馬御殿中四十萬遂命韓幹悉圖其駿則有玉

花駒照夜白言幹李畫於霸得霸筆法獨造其妙如顏子入孔子之室也論語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亦能畫馬

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騮氣凋喪將軍

畫善蓋有神善一作妙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

際屢負尋常行路人途窮返遭俗眼白謂識之者寡矣世上

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范蠡傳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終日

坎壈纏其身坎壈音領盧敢切楚詞惟鬱鬱獨憂予志坎壈而不違王逸注坎壈不遇自鮑照結客少年場行

坎壈纏百憂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桃竹謂挑枝竹也出巴渝間

江心蟠石生桃竹作心蒼波噴浸尺度足謂竹根為水所侵常

也盈尺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言桃竹多為人所取也劉

向列仙傳江妃二女出遊於江漢之濱逢交甫解其珮與之江賦水夷倚浪以微睨注水夷水仙也梓潼使君開

一束使君指章留後也梓潼州刺史兼權東川節度故也蒲堂賓客皆嘆息陳遵傳每大飲

賓客蒲堂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瓜甲鏗有聲老夫復欲

東南征南思歸故鄉乘濤鼓枻白帝城枻一作棹枻餘制切楫也公孫

述居臨邛更始時自立為蜀王都成都建武元年自立為天子號成家色尚白更魚復縣曰白帝城路幽必為鬼

神奪南欲去東川移居夔州遂遷沅湘上衡山凡寶物人所難守鬼神必侵欺之夔峽最為荒遠之邦故恐為鬼神

神奪南欲去東川移居夔州遂遷沅湘上衡山凡寶物人所難守鬼神必侵欺之夔峽最為荒遠之邦故恐為鬼神

也奪拔劍或與蛟龍爭一作杖重為告曰杖子杖子爾葛洪神仙傳費

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長房與壺公俱去後壺公謝而遣之長房憂不能到家壺公以所用一竹杖與之曰騎此當還家以投葛陂中長房騎之忽然如眠已到家如其言願視之乃化為青龍也

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峰張華博物志洞庭君山帝之二女居焉郡國志洞庭君所遊是曰君山謝靈運詩

湖上之青峰張華博物志洞庭君山帝之二女居焉郡國志洞庭君所遊是曰君山謝靈運詩

噫風塵頽洞子隨胡孔切豺虎咬人陵古者切論盜賊之害人

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甫意若曰天下未平尚賴北杖扶持衰老流寓遠鄉苟失

雙杖吾將曷從

寄題江外草堂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草堂在成都浣花里萬里橋之西成都記草堂寺府西十里浣花亭三里寺極宏麗有名僧履空居其中杜負外君與適近常恣遊焉甫居成都築草堂以自遣遇揚子琳之亂遂去梓州今於梓州懷思草堂遂

我生性放誕誕狂也晉阮籍放誕不拘小節難欲逃自然自然道也老子二章道法

自嗜酒愛風竹風一作竹卜居必林泉亦一作此遭亂到蜀

江謂避祿山之亂也卧病遣所便遺一作遺痼疾也甫有渴疾也便讀平聲安靜也謝靈運池上詩徇

祿反窮海卧病對空林誅茅初一畝謂斬茅草以肇基始於百步也屈原卜居篇誅鋤草茅以力耕孺行

地廣方連延一作必經營上元始一作初斷手

寶應年公以乾元元年十二月未至成都明年即上元元年乃公建草堂之始又二年即寶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日

也敢謀土木麗堂名以草者取其草創宜求華麗乎自覺面勢堅考工記審曲面

勢謂隨地勢之高下而進亭臺也故豁當清川謂目前敞豁俯瞰浣

也花溪雖有會心侶一作雖數能同釣船數所角干戈未

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鵠或作鶴

甫既割草堂未獲父居奈何干戈忽起是以遷徙不常如蛟龍之無定窟黃鵠之摩於霄漢高飛遠引以避亂也

達士志一作賢寧受外物牽古來達道之士不牽於外物如陳文子有馬十乘遭崔子

之難尚且弃而違之至於他邦顧惟魯鈍資豈識悔吝先

偶携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事迹無固必論語毋固毋必幽貞

塊雙全易歸妹卦幽人之貞甫之去草堂也豈能沉幾先物早識悔吝之逃斯亦偶然而已甫之不陷于賊真所謂幽貞

甚長永為隣里憐公以四小松為念憫其有剛安勁節而為尚念四小松按集有蔓草易拘纏湯一霜骨不

郭英父之見殺四子遇害甫託意四小松以傷之也

山寺

山寺根石壁得開字章留後同遊

百身一莓苔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

泣維摩經菩薩勢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又傳燈錄達磨是六衆所師彼羅提法中龍象蓋龍象乃鱗毛頭中最巨者猶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故經稱僧之出類者曰龍象非佛像也又中含經沙門等彼是龍象王簡棲頭陀寺碑曰正法既設象教陵遲又曰馬鳴幽讚龍虛求經曰有比丘名龍象猶佛象也雜俎古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荆地象黑色兩牙江猪也足

令信者哀此寺經兵火焚蕪唯存古殿如聞使君騎紫馬

使君指佛之悲位足令擅信所哀憫也

捧擁從西來勳為梓州刺史兼權樹羽靜千里樹

臨江父徘徊山僧衣藍縷左氏傳篳路藍縷以啓

告許棟梁摧公為領負徒一作

吐嗟檀施開晉書石崇豆粥吐嗟而辨子謂吐嗟

捨之檀施治羣有佛經曰是善薩一切悉捨心无貪著名檀大乘

論檀越者檀施也謂此人行檀能越貧窮海故又去梵語陀那鉢

底此言施主六攝檀那者即訛陀為檀出鉢底留那故也又佛書有

檀越信施吾知多羅樹陽雜俎去具多出摩伽陀西國土用以

種一者多羅婆力義貝多二者多黎婆力義貝多三者都闍婆力義貝多多皆梵語貝多漢翻為葉婆力義漢翻為樹多羅樹即婆力多之一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嵩山記稱嵩高寺中有思惟樹即貝多也釋氏有貝多樹下思惟經雜俎又云菩提樹一名思惟樹出摩伽陀在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經冬不凋佛入滅日變亡凋落過已還生皆曰國王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歸以為瑞也又云多羅樹西域樹名如梭欄樹也或曰西天却倚蓮華臺謂佛步生蓮華也諸天必權

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章使君能推擅苑之

心以慈憫釋氏若以此道撫窮子失淨處窮子南自稱南謂已之處心不能以

清淨持守每為詩酒所汚也法華經譬如有入毒勿捨父逃逝困窮父求不得中正一城窮子庸貨遇至父所受雇除穢糞行穢不

淨其父宣言爾是我子今我所有一切高人憂禍胎高人指

有基禍有胎山僧以禍福為憂則修行歲晏風破肉荒林寒

務作福田也枚乘傳福生有基福生有胎可迴思量入道苦作人自哂同嬰孩迴動也哂笑也謂

晏時候風捲荒林萬木為之迴動山僧李道之心不變是以自哂已尚有童心也老子二十章若嬰兒之未孩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

得柳字

我來入蜀門我歲月亦已久甫於乾元二年來蜀至

歲月可謂久矣古詩歲月忽已晚豈惟長兒童大丁自覺成老醜阮籍

詩朝為美少年夕暮成醜老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鮑照詩失意

起相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率一作人甫為人性坦

意嘗醉登嚴武床斥其父名幾為武所殺是以痛自刻責乃辭飲

徒更折節為謙節也記去自後者人先之折節居乃夫之後示其

不尚人也前漢郭解年長昔如縱壑魚如樊作若甫昔獻三

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賦天子命宰臣召試

文章後又擢為左拾遺甫自期將大見用豈今如喪家狗讀

去聲今既流落無所依棲則又如喪家之狗失既無遊方戀

其所也孔子家語孔子儼儼然如喪家之狗

千五已

論語游必有方曲行止復何有父母在堂當不遠游甫已喪父

禮所游必有方無拘繫按集有甫也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故舊與新

東西南北人是也有厚有薄故於取別之際不意清草湖范注荆州記青草湖夏

各隨其厚薄而告行也湖中吳錄巴陵扁舟落吾手青草湖在岳州南今適眷眷章

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

簸紅旗此樂或難朽作幾日車隱崑崙命謂日入也莊

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廣雅日御鳥雀噪戶牖鳥雀以

知歸也陶潛歸去來辭鳥雀飛而知歸南波濤未足畏三峽

徒雷吼三峽謂巫峽黃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荆

間惟三峽為至險舟行可畏南謂三峽之水徒若雷吼此未足畏

所憂者盜賊未平衣冠之士竄走避賊了無定居也衣冠當避綠

山之亂今又避吐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時吐蕃陷京師

原無消息南避寓一隅不知天子在否如何足見其忠不忘

君堯黃屋非心黃屋即車上蓋不敢斥天子故託言黃屋也終

作適荆蠻王粲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安排用莊叟

莊子太宗師篇安排而隨雲拜東皇屈原九歌有東皇太掛

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安排謂安分排定外物用莊子養生之術甫以身去

席上南斗中國之地遠適荆蠻荆蠻即吳楚也遂欲遷往衡

山遊東岳求勝境可以養生也故隨雲拜有使即寄書使所

從命者玉臺新詠曲歌其估客無使長回首使如字謂思

樂去有客數寄書无客心相憶送裴二蚪作尉永嘉蚪渠幽切永嘉温州也此

裴蚪以天寶干戈前尉永嘉蔣之奇武昌怡亭序云

怡亭銘乃永泰元年李陽冰篆李莒八分書而裴蚪

作銘銘曰崢嶸怡亭盤薄江汀勢厭西塞氣涵東鎮

風雲自生日月所經衆木成幄羣山作屏故子逃世

於此忘形詩人劉長卿過蚪郊園詩曰郊原春欲暮

桃李落繽紛何處尋芳草留家寄白雲又語溪觀唐

賢題名有何東裴蚪字深原大歷四年為著作郎兼

侍御史道州刺史南流楚蜀時蚪為道州刺史按

集其在長沙有得裴道州手札詩又
有裴二端公對旋凱道州詩是也

孤嶼亭何處嶼徐呂切山高貌猶言亭亭也天涯水氣中謂永嘉邊海也故

人官就此故人謂裴蚪也絕境與誰同絕境指孤嶼之遠矣隱吏逢梅福

前漢梅福字子真九江人補南昌尉居家嘗讀書養性為事王莽專政福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見福於會稽者更名姓為吳遊山憶謝公謝公謂靈運也靈運為永嘉守郡有名山

市門卒扁舟吾已就謝公嚴又把釣待秋風甫意欲往從荆條為竿給不絕竿不撓因水勢而施舍之也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夫子效通貴謝許勿切疾貌夫子美韋書記通貴謂忽然而貴也雲泥相望懸謂貴賤之懸隔如雲之與泥也

白頭無藉在謂謝作籍甫自籍也千金翼論老人之性必恃其老無有藉在朱紱有哀憐朱紱謂韋君為書記賜緋矣必哀憐我之頭白

也書記赴三捷指安西主將也又以言韋君矣詩採薇一月三捷公車留二年甫自謂也漢東方朔待詔公車願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後漢志公車司馬令一人掌宮南闕門允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召詣

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茫然此別意茫然一作倉甫自負其公車者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茫然此別意茫然既見韋之通貴而身留公車不能無缺望道既不行遂欲棄掉而浮於海此亦天子歎不遇之意余按此篇亦當次于天寶之間矣論語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遊子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因讀去声公寓蜀偶懷欲南下歸吳門之興故流滯而獨愁也

九江春草外禹貢九江在荊州三峽暮帆前九江三峽正是南

下之所歷也三峽謂巫峽瞿塘峽明月峽也

獸就成都卜嚴遵字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自

養休為吏部眠公言困於酒而眠以為留滯休如畢卓也晉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蓬萊如可到衰白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

問羣仙甫言非止南下遊吳而已蓬萊仙山可到則亦往矣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傳在渤海中諸仙人不死之藥皆在焉人嘗有至者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終莫能至庾信哀江南賦風騰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

使君高義驅今古使君指李劍州也**寒食落三年坐劍州但見**

文翁能化俗以李劍州比文翁也前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李宮於城都市招下縣子弟以為李官子弟繇是大化蜀地李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焉知李廣未封侯焉於虔切安也以李劍州官未甚顯故因其姓而以李廣比之前漢李廣傳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封為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常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誅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封侯也

路經灩澦雙灩澦音郎灩澦堆在巫峽之口滄浪則楚漁父所居滄浪之水也今將

逢鬢天入滄浪一釣舟南下故言灩澦以明其所往之處滄浪之天乃我之扁然之釣舟也

戎馬相逢更何日戎馬之亂相

春風迴首仲宣樓仲宣樓在荆州魏王粲字

仲宣仲宣同徒辟詔除黃門侍郎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荆州依劉表登江陵樓作賦故云仲宣樓

奉寄別馬巴州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一作寄巴州馬別駕

勳業終歸馬伏波馬援傳字子淵善兵策封伏波將軍後漢馬援傳字子淵善兵策封伏波將軍

功曹無復漢蕭何曹甫自謂也考之元稹誌公墓公自華州司功遷京兆功曹漢高帝紀蕭何為主

扁舟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按吳志虞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也夢弼按元稹志甫墓自華州司功除京兆功曹在東州雖云功曹其實不赴職任非如虞翻以功曹為孫策之蕭何也會稽並讀去聲

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公欲為荆楚之行尚留滯東川故繫纜久而空

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望南國也此詩蓋公雖除京兆功曹乃有南往之興而不赴矣

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歌

駒將歸也甫欲辭巴而之荆南故也前漢儒林傳王式詔除為博士既至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博士江公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驪駒逸詩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珂乃導行者所鳴之玉司馬光類篇鶡為鶡雀入大水為蛤鶡入海為珂謂老鶡入海化為珂可裁為馬勒者也按集公奉宿右省詩云不寢聽金籥因風想玉珂亦謂想朝謁也

述古二首

赤驥頓長纓列子赤驥周穆王八馬之一陸機赴非無萬

里姿飛黃神馬**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戰國策曰夫

而上太行澆汁灑地白汗交流外既遷延負棘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紆衣以羸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鳳皇從東來**東一作天**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

實念子忍朝飢**實念子忍朝飢**韓詩外傳黃帝即位鳳乃蔽日而**古時君**

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固一作

用昔良驥困於鹽車過伯樂悲鳴毛有所訖鳳非竹實不食謂驥有萬里之姿御非其人則必困頓於長纓鳳有應期之瑞竹花不實則必困忍於飢餓譬君子不逢賢聖之君不食其祿古來君臣遇合可以物理知之是以賢人進以禮退以義知分命之所在不苟於貪冒寵榮豈非驥鳳甘於困頓飢餓之比乎

市人日中集繫辭卦曰**於利競刀錐**錐職追切說文銳也

傳刀錐之利**置膏烈火上哀哀白前熬**古者煎本而抑末

之利喧喧不息如置膏火上自煎煎熬爾阮籍詠懷詩膏火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

蒿莊子則陽篇子深耕而**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亢勞**贏音

盈有餘也張衡西京賦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持注邪為也優競也**舜舉**

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則農務重穀國

人用則民安其業則身尊而道高終享無為之治也左氏文公十八年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相惟務親賢賢

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秦時**

舉之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

舉之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

舉之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

任商執法令如牛毛

商君名鞅姓公孫氏相秦孝公十六年天資刻薄少恩變秦法度壞井田

之制頭會箕歛民不堪命雖法令之密如牛毛然果能禁人之不為亂乎是以陳勝一起天下應之如影響也夢弼謂甫傷玄宗之時利孔百出聚斂之臣削民膏血是知以利為政未有不亂者也當肅宗中興故甫意欲身本抑末輕徭薄賦此則天下可得而治也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

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冠鄧動濟時信

良哉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漢運終四百圖畫

禮云國之將興有開必先漢自高祖開基哀平之間衰在雲臺

禮云國之將興有開必先漢自高祖開基哀平之間衰先也雖然豈特高祖之聖亦本乎得蕭何曹參輔贊之力光武中興之日寇恂鄧禹耿弇賈復之徒左右羽翼與光武徜徉天下收復土宇功成名遂光武不任以吏事俾之各奉朝請善得御功之術是以漢運終四百餘年二十八將之功赫然畫像南宮雲臺殆非韓彭祖醜之此也肅宗中興是亦光武之倫奈何諸將邀功養寇以自封其與寇鄧耿賈輩遠矣甫意傷肅宗無駕御英豪之策而作是詩也

廣德二年甲辰自梓州挈家再往閬中作

閬山歌

閬州城東靈山白

靈或作雪閬中城北玉臺碧

唐志閬中松浮欲盡不盡

雲江動將崩已崩石

根一作眼

已覺氣與嵩華敵

兩相敵曰

關應結茅齋看青壁

看晉作者用愛閬中山水謂中原盜賊未平且暫居于此其後蜀中亂遂

閬水歌

嘉陵江山何所似

一作色寰宇記嘉陵江在新政縣東一

三面環之曰閬中杜安簡曰漢江度嘉陵曰嘉陵石黛碧玉

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浪花一作閬山更復春從沙際歸

巴童蕩槳歌側過蕩吐浪花切廣韻槳屬方言槳謂之槳或謂之權所以隱權謂之槳水雞

街魚來去飛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

名山志閬山多仙聖遊集圖經曰閬州四合於郡故曰閬中亦謂之閬內閬州城南有錦屏山

南池益州記南池在閬中縣東南八里十道志在閬州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巴閬二州之間山多險阻而少平地也安知有

蒼池巴漢志有彭池大澤名山靈臺萬頃浸坤軸張華博物志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八玄幽都方

枕帶巴江腹枕一作控二巴記閬二水合流自漢中至始寧峻峽中謂之巴峽故唐人詩有杜艾荷入異縣謂他縣所仰

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天意欲人止足不使狼藉有餘之利也老子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

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西成秋成也高仰之田始不熟賴此以濟也

清源多衆魚遠岸富高木獨歎楓香林春將好顏

色南有漢王祠王晉作主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潘安

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項羽爭關中封高祖於漢中漢中與

祝自古昔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

仁寡婦賦仰神宇之寥寥瞻靈衣之披披

閬皆屬蜀利州路此池之南有漢王祠在焉四時巫祝奔走以祭之靈衣神衣也其俗每醉必歌舞逐隊布散於靈衣之前亦若陳國風好鬼其亦蕭陋之俗哉神之聰明正直况漢祖以英雄之姿肇

創漢祚是亦一明王爾豈肯於空陂之上愛人酒食之祠乎

漚稻歲歲常給比屋之食供而無闕也禮記稻曰嘉蔬蔡邕月令十月穫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養生要集統稻屬也亦杭之摠名也道家方藥有用稻米杭米此則是兩物稻米粒白如霜味苦主溫服之令人多瘦杭米味甘主利五臟長飢膾好顏色

本卷之五

漚稻歲歲常給比屋之食供而無闕也禮記稻曰嘉蔬蔡邕月令十月穫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養生要集統稻屬也亦杭之摠名也道家方藥有用稻米杭米此則是兩物稻米粒白如霜味苦主溫服之令人多瘦杭米味甘主利五臟長飢膾好顏色

漚稻歲歲常給比屋之食供而無闕也禮記稻曰嘉蔬蔡邕月令十月穫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養生要集統稻屬也亦杭之摠名也道家方藥有用稻米杭米此則是兩物稻米粒白如霜味苦主溫服之令人多瘦杭米味甘主利五臟長飢膾好顏色

漚稻歲歲常給比屋之食供而無闕也禮記稻曰嘉蔬蔡邕月令十月穫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養生要集統稻屬也亦杭之摠名也道家方藥有用稻米杭米此則是兩物稻米粒白如霜味苦主溫服之令人多瘦杭米味甘主利五臟長飢膾好顏色

淫祀謂非祭而祭之也且鬼神非其類不歆其祀自古淫祀媚神
激福者多矣豈特此一川瀆而已哉有道之世鬼神無所施其靈
響此甫傷世亂而祀典不舉固有淫邪之祭也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
前漢局下
駒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局促不得騁之貌漁舟泛
泛煙波之上得以自由甫

苦戰行

謂平生有五湖之興今羈束亂世而不得騁是以駐馬問漁舟而少有所慰者也

苦戰身死馬將軍死馬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

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漢馬援為伏波將軍嘗云大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

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謂馬璘於涪江之南討段子璋之亂時甫

時獨看雲淚橫臆甫望去年別處不見雲飛故別時孤雲今不飛

去秋涪江木落時涪江屬射紅縣臂鎗走馬誰家兒到今

去秋行

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續漢書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

遂州城中漢節在昔蘇武使匈奴十九年

遂州城外巴人稀巴人屯守

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戰死也吐蕃兵攻遂州巴人盡為之戰死也

戰死也鮑氏又謂上元二年四月劔南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陷綿州遂州刺史嗣虢王巨死之節度李象奔于成都故云遂州城中漢節

在蓋傷之也當考

泛江

方舟不用楫謂並船而隨流也極目摠無波謂風定也長日容杯

酒深江淨綺羅謂江花色淨如綺羅也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

歌聽讀平聲

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公思長安之景物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釋名晦月盡之名也晦死也死為灰月光盡似之也唐故事晦日上巳重陽二節百寮宴樂肅宗貞元五年始廢晦日置中和節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

舟結束多紅粉謂有妓也古詩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歡娛恨白頭謂公自非

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一作禁時景遷移已盡不得不愁也

有徑金沙軟蜀都賦金沙銀礫注永昌有水出金如糠在沙中王子年拾遺傳平沙千里色如金細如粉曹

無人碧草空方野畦連蛺蝶古

名野蝶注蛺蝶一江檻俯鴛鴦古今注鴛鴦鳥也日晚煙花亂風生錦

繡香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傷春五首

一有公自注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天下兵雖滿謂廣德元年吐蕃犯京師車駕幸陝春光日自濃一作西

京疲百戰吐蕃留京師聞郭子儀軍至驚潰子儀復長安北闕任羣凶蕃犯京

關塞二千里今在關煙花萬里同蒙塵清露急兩京陷帝蒙

御宿且誰同一作有蔡邕曰御者進也夫衣服加

也殷謂高宗帝武丁也殷本紀周遷舊國

容周謂平王也周本紀蓬萊足雲氣應合總雲龍龍喻君

當肅宗中興收復兩京御蓬萊殿羣臣隨帝如雲從龍唐呂始都關

中經安史亂遷洛陽故比之周乾卦雲從龍謂物各從其類也

鷺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天青風卷慢一作清草

碧水連池牢落官軍遠一作速謂蕭條萬事危

甫憂時之心切故於萬事未見其安也髮鬚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

兄弟其如有別離亂阻隔不得相保耳巴山春色靜

巴山蜀山也褚宏詩春色入眼靜北望轉逶迤北望謂長安在蜀之北也

日月還相關前漢天文志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闔食彗

志元帝大興四年十一月癸亥日闔星及屢合圍春秋文耀鉤楚有蒼雲如霓

行德畢昂為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二暮及圍不合德不成漢天

文志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是歲至平城為單于所圍夢弼

謂日月相闔星辰合圍言上不成誅執法執法謂焚惑星也

天示變異之變而賊盜興也大角纏兵氣謂祿

指程元振之焚惑人主也漢天文志南宮南四星執焉得變危

法中端內張揖廣雅曰焚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出帝畿謂祿

機不命將以誅之則危機不得息矣大角纏兵氣謂祿

京師大王之位尚為妖氛所纏續也天官書大角者天王鈞庭

帝座庭其兩旁三星曰攝提魏都賦姦回內巔兵纏紫微把天衣一作固無牽白馬幾至若青衣言父

言軍士來朝大將稀言蕭鎮賢多隱屠鈞王肯載同

歸公傷賢者避地多如呂望隱於屠鈞今乘輿能如文王遇之

十年適周匿磻溪得兵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賢載而

歸佐武王伐紂作陰謀百餘篇韓詩外傳太公望少為人婿老而

見去屠牛朝歌鈞於磻溪再有朝廷亂謂吐蕃再陷京難知消息真近聞王在

洛復道使歸秦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

一作蕭關迷北上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

謂代宗幸陝也難知消息真近聞王在

危體猶多老大臣豈無嵇紹血

言朝廷老臣猶多國豈無嵇紹血

作得言艱難之際侍衛帝者豈無忠臣義士如嵇侍中者乎按晉書忠義傳嵇康之子嵇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榻飛箭兩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絺侍中血不可去也

霑灑屬車塵司馬相如諫獵書

聞說初東幸一作道**孤兒却走多**此公聞官車逃亡而作也却走謂退却而走也漢宣

帝紀羽林孤兒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於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也**難分太倉粟**

言國用乏也前漢志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競棄魯陽戈**言兵敗北也淮南子真覽訓魯陽公與韓構難

戰酣日暮援戈而麾**胡虜登前殿**謂吐蕃陷京師也**王公出御河**

謂公獨出奔也**得無中夜舞**得無一作忍為言英雄之士於斯時豈無覩覩如劉琨者乎按晉春秋祖逖字士維與司空劉琨雄豪著名時與琨同辟司馬州主簿情好綢繆

共被而寢中夜聞鶴鳴起舞曰此非惡聲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誰**

憶大風歌言無人守四方也漢高帝作大風歌曰**春色生**

大風起兮雲飛揚兮得猛士兮守四方

烽燧前注幽人泣薜蘿幽人公自謂也方春之時而惟有烽燧此薜蘿中之幽人無如之何但感

物而位也**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注題

城上王荆公作空城

草蒲巴西綠空城白日長或曰當作城空**風吹花片片春蕩**

水茫茫一作春送**八駿隨天子**周穆天子傳天子西濟河八駿之乘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黃驊騮綠耳踏輪山子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名曰周地翻羽奔雷越影

踰暉超光騰霧挾翼穆王神智遠謀使轍迹周於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自服**羣臣從武皇**漢武帝初幸汾

陰至洛陽侵尋於泰山其所巡幸周萬八千里羣臣之從可知矣餘見本紀**遙聞出巡狩早晚**

遍遐荒祿山亂玄宗出幸蜀蜀在巴之西昔周穆天子漢武帝皆出巡守以此玄宗之西幸也天子諱言出奔特云巡

狩亦若春秋書天王出狩于河陽是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五

千五卷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六

嘉興

言

編次

建安蔡

夢弼

會箋

廣德二年自梓再往閬中

登樓

此聞代宗車駕還長安而作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

天地

一作春水沁天地言錦江春色鮮研自大地開闢已來

玉

壘浮雲變古今

蜀有玉壘銅梁二山縱使玉壘為古今英雄割據千態萬變如浮雲終亦歸中原之總統

也左太冲賦夫蜀都者闢雲關以為門包玉壘以為宇地志玉壘山前水出焉在城都西北夢弼謂此聯調吐蕃寇成都然不能為朝廷之害也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此又謂今朝廷如北極之尊終不改移爾西山吐蕃之寇無用相侵也或謂崔旰反成都起兵於西山非是

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

就而亮卒及後主即位祠祭亮廟嘆無人以爲之助亮未達時常耕于隴西作梁甫吟故甫因吐

番之亂傷朝廷無諸葛之才也魯嘗又引資治通鑑廣德元年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事豈堪相公用懷邪梁甫吟末句罪晏子公意在元載乎今併錄之

遣憤

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

誰復總戎機

雷庭可震威

蜂蠆終懷毒

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

謂長安也

見血任助書鞭血
四海流離無所

釋悶 廣德元年吐蕃復陷京師二年春已聞車駕復還長安而作也

四海十年不解兵 時廣德二年也推而上之 犬戎也復

臨咸京 咸謂咸陽即西京也言祿山連結吐蕃復陷京師也 失道非關出襄野 喻

宗避亂出奔迷道也莊子徐無鬼篇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明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揭鞭忽是過湖城 言代宗幸陝所

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晉王敦舉兵內向明帝騎巴鎮馬齋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書夢

日遶其城忽然驚覺曰營中有黃鬚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命騎追

之不及矣金陵地名有湖陰按前漢志京兆 豺狼塞路人

斷絕 言盜賊充塞 烽火照夜屍縱橫 烽火傳報殺戮之多

籠也光武紀修烽火燧注引前書音義曰邊方備警言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臯桔臯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

之以相告曰烽火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火唐六典唐鎮戍烽火候所至六率相去三十里其逼邊者築

城以置之其於煙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每日初夜舉一炬謂之平安火也 天子亦應厭奔走 駕

雖歸長安而當時有乞遷洛 羣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誅求

不改轍 譏聚斂 聞道雙藥能全生 一作今雙藥指程

致令吐蕃入寇公謂未聞元振之死蓋罪代宗不能正典刑以戮

之按代宗幸陝削奪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私入京師圖不軌事長

流秦 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 老翁用自

青絲

青絲白馬誰家子 疑指南山羣盜也攻之資治通鑑廣德二

子弟相聚為盜吐蕃既去猶竄伏南山子午等五谷所在為患丁

巳以太子賓客薛景仙為南山五谷防禦使以討之是也按南史

侯景傳先是大同中童謡謂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渴陽之敗求

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為袍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為戀欲以

應 鹿麕豪且逐風塵起 或謂祿山之反不逞之徒皆乘此為

乎風塵去前亂離也不聞漢主放妃嬪托漢以言唐肅宗誅楊貴妃斥宮人也按乾元元年出宮女三千

人千近靜潼關掃蜂蟻此公戒約麤豪子之辭也謂哥舒翰守潼關為賊所破遂陷兩京肅宗鴻

義兵收復兩京如掃蜂蟻也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齏粉期此告之以必破亡之證也然殿前兵馬乃神策軍天子親征羣盜望風而敗恐碎若齏粉也莊子列禦寇篇子為齏粉夫

面縛歸金闕許子一作知左傳萬一皇恩下玉墀此又教

如前期悔過背縛歸降京師庶幾皇恩尚有赦宥之理也時賊黨來降者帝後授以節鎮河北之患自此而起然唐之世藩鎮跋扈者皆由

此始也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一作閬州王使君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斷一作短愁從

舞曲長二天開寵餞開一作悲二天美王閬州蕭遂州能

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贖乃請太守為設酒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馬爛光輝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餘見前注川路風煙接蜀道閬

壤也陰鏗百花詩江陵一柱觀尋陽千里潮風煙望似接以路恨成遙俱宜下鳳凰此美二公為

賈誼弔屈原賦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黃霸傳霸為穎川太守是時鳳凰集郡國或謂昔蕭史王子喬皆神仙人也蕭與秦女乘鳳而去喬亦乘白鶴而飛此皆美二公之不凡也

滕王亭子亭在玉臺觀內滕王高宗調露中任閬州刺史一作閬州玉臺觀滕王亭子作

滕王曾典此州按滕王元嬰乃高祖之也閬州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碑也

君王臺榭枕巴山物之任切與自漢魏已來有封國者得臣

其吏民故稱君王也爾雅釋宮四方土高

萬丈丹梯尚可攀言其亭之高也謝玄暉敬亭

詩要欲追奇趣即此凌丹梯春日

與鳥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葛洪神仙傳淮南王丹成

仙去故雞鳴天上犬吠雲間也劉向列仙傳邗子者蜀人好放犬

犬走入山穴邗子隨八十餘宿行度數百里有宮殿官府青松森然仙吏侍衛甚嚴得符藥而歸成都述異記濟清江碧石傷陽山有麻姑仙俗說山上則有金雞鳴玉犬吠

心麗一作錦嫩蕊濃花滿目班此聯感乎物而人至于今

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玉臺觀

觀諦視也觀在高處其中有臺號玉臺乃滕王典閩州所造也

中天積翠玉臺遙

列子周穆王築臺號中天之臺顏延年應詔詩神行埒浮景交映溢中天攢素既森

靈精翠亦葱芊

上帝高居絳節朝

以臺之高而在道觀故直指為上帝之高居而羣仙絳節之所朝也

遂有馮夷來擊鼓

山海經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周穆天子傳天子

西征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焉冰夷無夷即冰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抱朴子釋鬼篇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清冷傳馮夷弘農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

仙是為河伯龍象河圖河伯姓呂名公子馮夷即河伯之夫人張華博物志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得道成仙化為河伯道豈同哉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

始知羸女善吹簫

秦本紀大費佐舜足為伯翳賜姓羸氏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繆公女弄玉之

夫教弄玉吹簫作鳳皇鳴數年吹似鳳皇聲鳳皇來止其屋公為作鳳皇臺夫妻止其上一旦皆隨鳳皇飛去

江光隱

見鼃鼃窟窟石勢參差鳥鵲橋

淮南子鳥鵲填河成橋似渡織女

更肯

紅顏生羽翼言飛也便唯黃髮老漁樵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

聲石林葉夢得曰此聯若不用猶自兩字則其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公妙至到人力不可及也鳥

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因尺千騎把霓

旌梁孝王傳得賜天子旌旗千乘萬騎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

浩劫謂無窮不朽之功也玉臺浩劫之觀乃滕王於高祖調露中任閩州刺史日所造也度人

經云惟有元始浩劫之家按集有嶽林二寺行云塔級宮壻壯麗敵又李邕詩浩劫浮雲衛是也或曰塔之一級二級為一劫二劫

臺訪古遊

以比梁孝王之平臺也漢梁孝王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綵雲

蕭史駐

以比蕭史之鳳臺也江文通雜體詩猶不及秦女十五垂綵雲餘見前篇注

文字魯宮留

昔魯共王比滕王也以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迹在焉

宮

關通羣帝

言觀臺之高可以上通天帝也度人經有二十三天

呂氏春秋伊尹曰常山之北

乾坤到十洲

以臺在道觀中於天

救淵之上有界焉羣帝取食

時遇北山頭

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者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

遊伊維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

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

顏延年詩春

舟楫斜敵疾

因一

魚龍偃卧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

古詩

清風至吹我羅衣裾青袍似春草脩雲從風舒

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見一作是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
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

北齊陽松玠談數沈隱侯詩

今

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

甫以避難奔走入蜀故言竄身劉公幹

同病

得韋郎

韋亦避難者故言同病吳越春秋子胥曰

天下兵戈

滿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

一作春鬢

為問南溪竹

一作筍南溪即浣花溪之南也

抽梢合過牆

公自注余草堂在成

都西郭
浣花里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

殊方謂劍南故人指嚴武也

重鎮還須濟世才

離切廣韻厚也按唐書武遷黃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

常怪偏裨終日待

偏裨謂諸將校也

不知旌節隔年迴

旌節謂導引之麾幢也

欲辭巴徼啼

鶯鶯合

啼鶯合謂春正濃也

遠下荆門去鷓鴣

去鷓鴣謂督行船也鷓鴣水鳥也今貴人船前畫

作青雀以鷺水恠是也方言曰鷓首謂之閣閣注云今江東船頭屋謂之飛閣甫與武有世契武為成都尹甫依之及武入朝甫之巴峽今甫聞武再鎮蜀故欲辭蜀之巴峽下楚之荆門以逐武也身老時危思會面

長面會安可知

一生襟抱向誰開

襟一作懷言無知已者也

奉待高常侍

一作寄一作寄高三十五大夫。高適代崔光遠為西川節度使以亡

松維保三州及雪山新築二城召還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

汶水在鄆州中都縣南與適相別於汶上入濟在濟南魯北蜀亦有汶川出西山有汶水縣子按魯之汶今在鄆州以閉子騫有吾必在汶上之語非蜀之汶川也飛

騰無那故人何

其後適官至散騎常侍則其飛英聲騰茂實甫無以揔戎楚蜀應全未

揔戎楚蜀應全未

揔戎乃大將之權適先除揚州大及之也

以李國輔之毀出為益蜀二州刺史蓋言雖揔戎於楚與蜀而年猶未老也

方駕曹劉不啻過

章則過於曹植劉楨遠矣

今日朝廷須汲黯

言適之居朝其直可比汲黯也汲黯傳數以直諫上怒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

原將帥憶廉頗

言適之為將其賢有如廉頗也馮唐傳文帝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之為將也上聞之撫髀曰嗟乎吾得廉頗李牧之為將豈

天涯春色摧遲暮

別淚遙添錦水波

時適在成都起發赴召與甫相別也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

後將赴朝廷一作寄梓州張使君

淮海維揚一俊人章彞乃揚州人也書馬貢淮海金章

紫綬照青春青春美章彞之少年也前漢百官公卿表相國

銀印背龜鈕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七指麾能事迴天也時

子璋反東川章彞指麾討平之美其破敵訓練強兵動鬼神

美其治軍之威嚴雖鬼神之幽亦可以振動也湘西不得歸關羽關羽字雲長言羽

暗言非若章彞留守東川而得歸也矣蜀先主收江南諸郡以羽

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走益州拜羽董州事

河內猶宜借寇恂美章彞之善守東川如寇恂之不得去河

移穎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穎川盜賊悉降而竟朝觀

從容問幽側宋書恩幸傳論曰明勿云江漢有垂綸有

春遠

肅肅花絮晚菲菲紅素輕兩句通義紅言日長唯鳥

雀春遠獨柴荆言無往來之人數有關中亂國色角何

曾劍外清故鄉歸不得鄉一地入亞夫營此指言長

公之故鄉而為軍營矣昔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漢文帝自勞軍至其營張揖曰營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

春寒

霧隱平郊樹爾雅釋地邑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

慘慘暮雲多戍鼓猶長擊言吐蕃之亂至今春尚防戍也林頭鳥遂不

歌勿心思高宴會古詩今日朱袖拂雲和謂樂舞也周禮春

之琴瑟於園丘注雲和地名以其產良材而中為琴瑟也

雙飛鳥

旅食驚雙飛鳥一作雙飛鳥銜泥入北堂古詩思為雙飛鳥應

同避燥濕左氏襄七年傳子罕曰吾儕小且復遇炎涼養

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梁吳筠詩問余來今秋天地

在吾亦離殊方身於天地之間存亦如驚雀此而去也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百舌禽名江東人謂之信鳥

知立日兼眾語整翻豈多身花密藏難見舌賦春靈

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周書時

種之日蝗蝦生又五日鵲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是謂陰息反舌有聲使人在側

喜雨

春旱天地昏春旱一作旱春日色赤如血謂旱之甚也

農事都已休一作未兵戈况騷

巴人困軍須謂苦於餓滄江夜來

雨真宰罪一雪謂洗穀根少蘇息以氣終不滅

何由見寧歲國語晉解我憂思結崢嶸

羣山雲一作東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八公滂沱洗吳

越甫自注時聞浙右多盜賊也按甫意欲鞭驅雷車滂沱而雨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故陳拾遺射洪

籍甚黃丞相以黃霸美李使君也前漢陸賈遊漢能名自

穎川黃霸傳霸字次公宣帝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

州刺史為穎川太守霸宣布詔令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

為天下第一後為丞相古鴈門太守行臨近看除刺史還喜

得吾賢五馬何時到東方朔外傳郡守駟馬駕雙魚會

早傳囑李使君幾時可以到任早寄書達甫也古樂府客老

思筇竹杖冬要錦衾眠甫從李使君求此二物也筇竹錦

不作臨歧恨唯聽舉最先行縣中舉最當遷火雲揮

汗日山驛醒心泉蘇切遇害陳公殞唐拾遺陳子昂

收繫憂憤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南道梓州為我一

死獄中潛然潛師效切涕流貌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甫客居天邊遭

不得寧不隴右河源不種田通鑑唐德元年吐蕃陷隴右而

悲傷乎道者禹貢雍州之域自隴而西盡其地也雍州自此隴已

北為隴內道自隴西南并得禹貢梁州之地垂為隴右道胡騎

羌兵入巴蜀是年十二月吐蕃又陷松維保三州高適不能

聞泉東南流曲折三迴如巴字洪濤滔天風枝木喻天下兵

巴本國後為州因取國以名焉也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自廣德二年

十四載凡十年矣淮南說林訓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婦女一作婦人後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東至集

夢弼謂凡此句中每句問答之詞甫之是詩意原於此壁西梁洋

一作北集壁梁洋問誰腰鎌胡與羌時吐

蕃與

回紇入寇四州之民皆奔竄山谷腰鎌穫麥惟荒
與胡而已飽照東武吟腰鎌刈葵藿倚杖收雞豚
豈無蜀兵

三千人部領辛苦江山長
部晉作簿時杜鴻漸以蜀兵三千遇賊衝突江山險澁士亦不至

有介胄生蟲而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

烏孫公主歌願為黃鵠兮歸故鄉莊子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自閬州領妻子却起蜀山行三首

汨汨避羣盜
湖古忽切唐韻汨汨也悠悠經十年
自天寶十四載至廣德二年凡十年

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
甫初欲自閬中而之荆楚今聞嚴武再鎮成都故南下之計不成而復歸西川也

物役水虛照
言身為物所役水亦虛徒相照而不得優遊而觀賞之也魂傷山

寂然我生無倚著
略切直盡室畏途邊
盡室謂全家也畏途者言道路盜賊

險阻也左氏傳盡室以行莊子達生筍而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
迴首衫裛翠微潤
裛音邑言山中

翠微之氣潤裛衣服也爾雅釋山山未及上曰翠微馬街青草嘶棧懸斜避石
棧閣

道也一作避橋斷却尋溪何日干戈盡
謂吐蕃之亂也飄飄媿老妻

行色迹隱見
見形旬切言山有高下林木有蔽虧其行李物色或見或隱也莊子盜跖篇車馬有行色云

人煙時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鷓鴣

魅
山中之人以其有魑魅而轉石驚之抨弓落狢鼯
抨披耕切彈也狢余救切鼯託胡切異物志什猿類

露鼻尾長四五尺樹上居雨則以尾塞其鼻建安臨淮皆有名之鼯大如猿由翼若蝙蝠其飛善以高巢下食火煙聲如人號一名飛生飛生子故也真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

東吳諸郡有之

閬州別房太尉墓

閬州太守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常與嚴武等交結貶

邠州刺史上元元年為漢州刺史寶應二年拜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廣德六年卒於閬州僧舍年六十七也按唐書上皇入蜀琯建議請分諸王鎮天下其後

賀蘭進明以此讒之肅宗琯坐是卒廢不專以陳陶敗之也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曰物望傾心久匈渠

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圖傳學多聞嘗謂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來今唐書不載此語惜哉不為二白之也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言淚多而低

空有斷雲對暮陪謝傳甫自言昔嘗對房太尉圍碁如陪謝安石也

傳初符堅入寇諸將退敗堅次于淮肥加安征討大都督姪謝玄入問計安指受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於把劍覓徐君把劍甫以季札自比將也劉向新序延陵季子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季子有上國之使而未獻也其心許之致使於晉反則徐君以死於是唯見林花落然鳥啼送客聞帶徐君墓樹而去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

首此詩廣德二年春作嚴武先鎮蜀甫依之武入朝蜀亂甫遂去之梓閣公聞武再鎮蜀故欲復歸草堂也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真一作直昔文翁為蜀郡太守故以

比嚴武也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以竹長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符者左留京師右以與之東觀漢記岸濱上議二千石皆以選出刻符典千里符與郡守相愛也但使問閭還揖讓此甫喜復歸得與鄰里相愛也敢論松竹

又荒蕪此甫不敢以私己之園魚知丙穴由來美由舊作

郡國志漢中郡沔陽縣西有丙穴驪道元水經丙穴出嘉魚常以二月出十月入水泉懸注魚自穴下還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寰宇記興州順政縣東南七十里有大丙山小丙山其崖北有穴方圓二丈餘其穴有水潛流土人相傳名丙穴周地圖云其穴向丙因以為名沮水經穴間而過或謂之大丙水每春三月上旬有魚長八九寸或二三日連綿從穴出相傳名嘉魚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丙穴魚食乳水食之甚溫神農本草亦云嘉魚味甘食之令人肥健悅澤此乳穴中小魚常食乳水所以益人也

憶耶筒不用沽耶筒切一作筆甫思嚴武先待我之厚醉

因水得名居人以筒釀酒蜀王杜宇所都華陽風俗錄耶人劉竹之大者傾春釀於筒閉以藕絲苞以焦葉信宿香達於竹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耶筒夢弼謂此說非也耶筒乃酒器也耶筒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耶筒故李商隱詩云錦石為碁子耶筒當酒

五馬舊曾諳小徑甫謂武昔嘗過余之草堂也餘見前注幾迴書札

待潛夫潛夫甫自比也

處處青江帶白蘋爾雅釋草萍之大者曰蘋故園猶得見殘春故園

主人謂嚴武再鎮成都也戰國策田光謂西山之亂靖也錦里逢迎有

不教鵝鴨惱比隣此頻脂切近也甫於武有故舊之好而習能如此則甫之厚德與夫慎重可見矣

池未覺風流盡况復荊州賞更新武每訪草堂酣飲賦

竹寒沙碧浣花溪梁益記浣水出渝江居人多造綵牋故號浣花公之別館後為崔寧宅捨為寺今尚存

菱刺藤梢咫尺迷一作掃南離草堂之義宜其荒蕪矣過客徑須愁

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解佳買切曉也書籤藥裹封

蛛網切驗也野店山橋送馬蹄言橋與店空送馬蹄於道中往來而已蓋甫不在草

肯藉荒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判普官切後漢周澤傳澤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

千尺新松甫指手植四松也按集有惡竹應須斬萬竿甫

故林竹之惡者斫之護其新美者按集有

生理祇憑黃閣老甫言生計皆仰于嚴武也

衰頰欲赴紫金丹丹陽抱陽山

錦官城西生事微官或作里王荆公作錦官生事城西微甫言博有常產也

烏皮几在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古詩有行路難篇

然不

室更養火六十日成紫金火丹若人服食化腸為筋變髓為骨自

粉為鈿化水為塵香自然伏火去鈿取丹更入華池還源反色再入神

國史補兩省相呼為閣老

死

錦官城西生事微

還思歸謂以鳥皮為几也謝眺詠鳥皮隱几詩蟠木生昔去

為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恐經亂離而人物變易也側身天

地更懷古迴首風塵甘息機南言厭奔走也共說總戎雲

鳥陣總戎謂嚴武為元帥也太公六韜曰既以被山而處必為雲鳥之陣陰陽皆備又曰以車騎分為雲鳥之陣所謂鳥

變者鳥散而雲飛變化無窮者也不妨遊子芟荷衣遊子南自謂也南欲參軍謀不妨吾逸態而衣

芟荷之衣也屈原離騷篇製芟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

使君咨議諸昆季

馬首見鹽亭地志鹽亭縣梓州左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淡

一作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名士美嚴氏也以引下句

載其英鬱若相如矚若君平王褒嚴家聚德星嚴氏也異苑

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仲弓與諸子好遊季和父子討論于時德

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或云嚴氏見唐書嚴震字遐

聞梓州鹽亭人本農家子以財役閭里至德乾元中數長歌意

無極好為老夫聽偽切

倚杖鹽亭縣作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

船狎鷗輕白浪浪一作日謂可狎之鷗遊詠乎白日之中不

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遊歸鴈喜青天鴈一作鳥物色兼生意凄凉

憶去年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

房瑄相肅宗以事責官後為漢州刺史西池乃瑄所鑿也寶應二年瑄自漢州刺史召拜刑部尚書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有光

輝舊相言房瑄也指言於恩追未行之間則數數遊此湖此道
其實也又言關庭未到之間且於此遊湖而當承恩命時則舟
揖為有政化葦絲熟國是義切音純大凡葦葦須用葦或
光輝也酪問陸雲曰中何以敵此雲曰千里葦葦未下鹽或千里乃湖各
也本草葦生水中藥似鳧葵三月至八月為絲葦九月至十一月
名瑰葦春夏細長肥滑為絲刀鳴繪縷飛潘安仁西征賦獲
葦至冬短為猪葦亦各龜葦人切縷縷刀若飛
使君雙卓蓋漢制二千石灘淺正相依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羣池或作亭見前篇眠沙泛浦白於雲鳳
凰池上應回首公以自興也晉荀勗罷中書令為尚書為
報籠隨王右軍王羲之字逸少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性愛
因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
而歸甚以為樂王羲之守永嘉五馬常相隨騷人為之吟曰旌旆
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人愛使君好換鵝非俗書凡軍禮將軍
伏錢閫外晉江右列職以將軍守之如書之觀察節度也

答楊梓州

悶到揚公池水頭坐逢揚子鎮東州東州梓州路也却向青
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遊揚梓州之先人昔嘗守梓
田之利在梓州青溪之西號為揚公池今乃子又守此州故甫有
應載阿戎遊之句以美之按晉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若與阿
戎談戎乃渾之子也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佛書有曰問世尊安穩否從來不奉一行書行戶
固知貧病人須弃能使韋郎跡也踈此公譏之辭也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樊作男兒一生無所成頭皓白牙
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天寶九載明皇納

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乃獻三大禮賦以預言其事帝奇之長
安志大明宮龍朔二年大加興葺曰蓬萊宮咸亨二年曰含光宮
長安元年復曰大明宮

自怪一日聲輝赫作煇王集賢學士如堵

堦回禮射義孔子射於矍圃觀我落筆中書堂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

院內五品以上為學士按新唐書甫獻三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又

此日飢寒趨路傍至德二載甫受左拾遺及房琯罷相甫上

晚將末契託年少嚴武也

當面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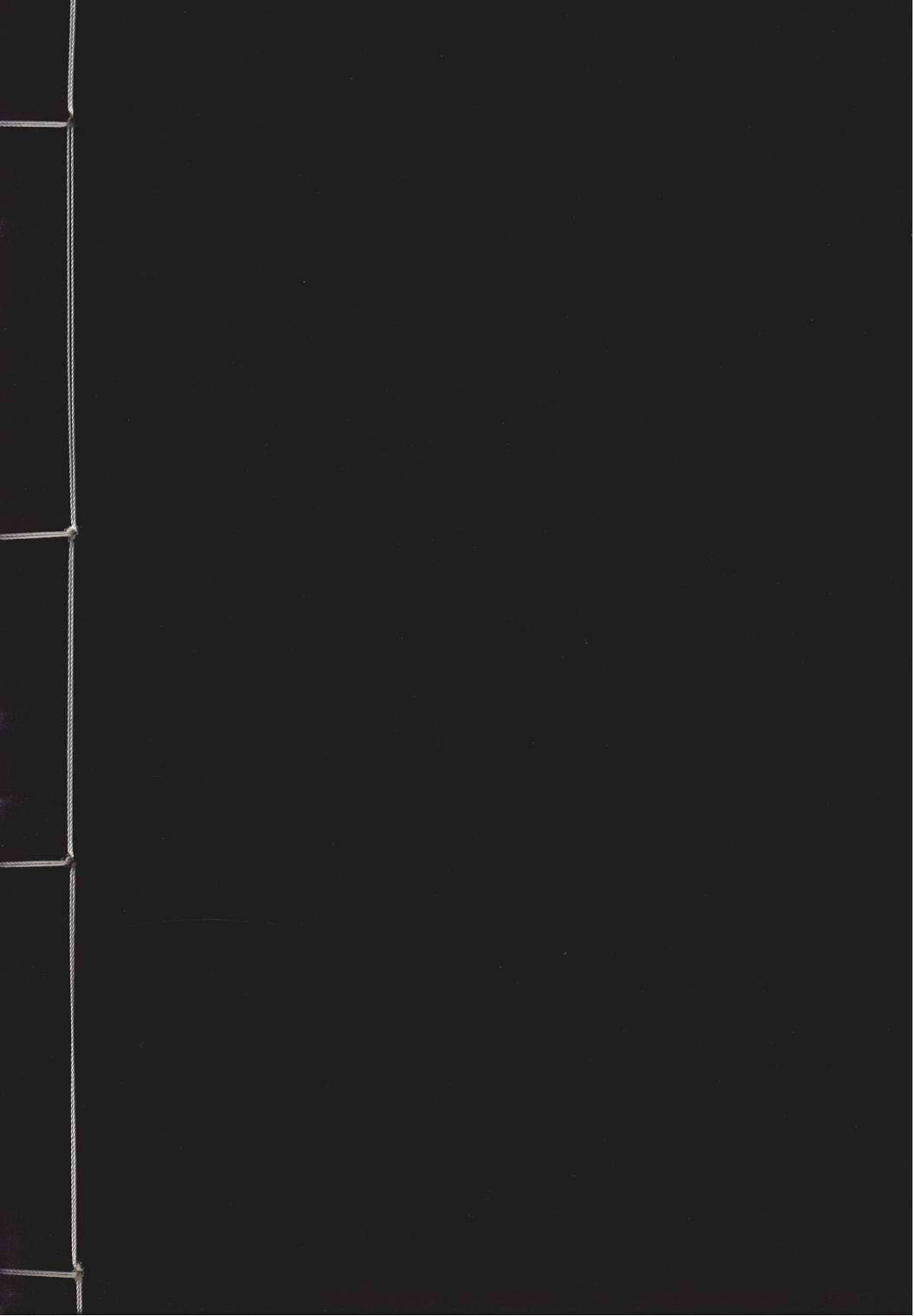
心背面笑輸一作論按唐新書甫嘗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

寄謝悠悠世上兒

不爭好惡莫相疑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六





杜工部草堂詩箋

九